





黃忠端公文集序



程子曰東漢之節義一變至於  
道既名節義矣便不可謂之非  
道而猶資於一變者蓋天之生  
斯人也所以耆定斯世故君子  
立心必不令當吾世而貽後世



之憂苟前有讒而不能杜後有  
亂而不能備清心忌惡徒分吾  
黨之過雖與隨世就功名者異  
矣要之謂不能變也是故天下  
無不可爲之時小人破壞之不  
遺餘力而君子爲世之念復不

勝其自爲斯古今所以治日少  
而亂日多耳天啓奄人之亂一  
時正色立朝之君子以骨肉拒  
扞義兒僞帝之狂瀾尚論者徒  
壯其節而畧其彌縫之不至以  
歸之運數乃余讀黃忠端公文



集反覆爲之流涕伏戎隱禍公  
一一審其機牙設以匡救使公  
之言用於楊忠烈中則收射隼  
之功不中則亦緩弋者之慕用  
於魏忠節則掖庭政府凶德未  
至於叅會用於鄒中丞則江右

不至反兵用於趙忠毅則晉人  
不至走險卽用於詭給激訐之  
小人亦可以扼其惇京之奔轍  
憂深慮遠義盡仁至而後以一  
死支將傾之大廈其斯謂至道  
之節義乎公之詩文從文選入



手卒歸平淡以文章家論之理  
明而辭達不求奇而奇至者也  
從來之論節義者每恕視其文  
叢篇零句皆以人重獨公之作  
雖使立言之士絜長較短不能  
彷彿其安瀾平野之中包藏崢

嶸突兀魚龍變化也文章節義  
兼而有之者唐有平原宋有愛  
山明有遜志石齋寂寥千載如  
公者不過數人而已公以講學  
與梁溪同逮戢山慟哭而送之  
其後戢山每謂人曰不佞白安



言序四  
先生之未亡友也梁溪蕺山明  
儒之醇乎醇者也由是而知公  
之文章節義本乎理學故文爲  
載道之文節義亦爲一變之節  
義也論者不察徒見世之增華  
加厲以爲文風裁標榜以爲節

遂欲外文章節義以言理學將  
所謂理學者必塌葺腐朽之與  
俱椎魯粗野之爲得歟此陷溺  
人心之說也余故刻公之集以  
救之公諱尊素字真長餘姚人  
丙辰進士天啓間御史謚忠端



康熙十五年歲次丙辰嘉平月

知海寧縣事相州後學許

三禮拜撰



黃忠端公集序

相州許酉山刻黃忠端公集既成公之子梨洲先生梁師也郵寄其集命序之嗚呼自梁兒童時即聞天啓奄人之亂吾浙東有黃公者不憚以一死砥柱狂瀾蓋其錚錚節義久已彪炳國史長而考公軼事知公與梁溪戢山講學不徒以節義自矜當應山嘉善諸君子主持國是時公與之酸鹹調而水火濟意主于圖利社稷實非敢以一死博名高然其苦心遠慮見于狀誌銘傳者文劉黃范諸名公序之已悉矣小子何知敢贅一言乎顧梁不才幸從先生講學之餘得聞于古文章一事無已則就文章論公酉山曰公之詩文從文選入手卒歸平淡故理明而詞達不求奇而奇至此誠深知公文者也然余竊謂公之詩文即不從文選入手即不歸平淡亦未有不理明而詞達不求奇



而奇至者何則千古之文千古之人爲之也其爲人流俗之人則其文爲流俗之文其人而爲千古不可磨滅之人卽其文爲千古不可磨滅之文亦非必文以人重也玉山有言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蓋人苟浩然之氣充滿胸中而溢爲文詞則凡取青婉白之家決不能與之較長而絜短孔明之出師令伯之陳情澹菴之封事千秋萬世後見之如景星如慶雲光華宇宙要其平昔豈嘗以文章家自命哉性情之所至而筆舌至焉雖千餘年間作者林立而求其類此者卒不多有所謂其人如是則其文亦如是也然則以公之愛君憂國而爲疏以公之忠告善道而爲書以公之讀書談道籌時吊古而形之于詩賦序記諸體固窒其不言文而天下之至文生焉矣卽何必假途文選歸宗平淡而後爲工也哉嗟乎自文之與

道二也家拾太倉之唾人爭歷下之餘文章能事盡于餽飮不剝間有覺其非者宗王震川以救之而無如其人旣非其文亦不復是雖復連篇累帙號稱大家其有如公之單詞隻句皆堪不朽者乎風靡波蕩至使數十載言文之士徒相尋于波瀾段落之際抑揚頓挫而不復知爲人心世道之所關于是假名理學矯言節義者皆得視之爲春花秋葉徒供把玩不堪衣食而文章一事或幾乎熄得公之集以正之慷慨于生死之關則節義之名實調停于元黃之戰則理學之用真斯文正統庶不墜于其人矣乎昔史言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稱屈平之離騷余謂公之忠與原同被讒以死同死而以文章傳又同其不同者原文在放逐之後公文在放逐之前憂愁激烈特以時異耳招魂吊屈方恨無宋賈之才以張之而况辱以先



生之命其敢無一言以附諸名公之後乎因是忘其固陋謹書  
集左特未知有當于先生否也丁巳仲冬慈谿後學鄭梁頓首  
敬序

黃忠端公集序

余嘗讀西漢劉向傳中壘值外戚擅命之時王鳳始握魁柄五  
將據重執官滿朝廷然諸王俱外家小兒驕奢相尚鳳雖稍桀  
然非有包藏禍心敢圖移漢鼎而中壘上極諫封事謂鳳行汚  
寄治身私託公內有管蔡之明外假周公之論國祚將移于外  
親降爲皂隸此俱賊莽它日竊國之詐非鳳等所及而中壘已  
豫言之若洞見其本末後讀姚江黃忠端公集公值奄人執命  
之時璫媪內交立黃外附蟠結之勢已成其時外廷相顧卽楊  
忠烈二十四大罪疏亦猶未上而公首發其奸謂阿保重于趙  
嬈禁旅近于唐末蕭牆之憂憐于戎敵又謂有元祐之君子便  
有熙豐之小人隨以有靖康之國難方見節甫莽懿戎馬黨錮  
合併一時此俱公死國以後兩朝所中之憐旤而公已豫言之



若洞見其本末是以漢史于向傳末大書曰向卒十三歲而王氏代漢異日史官當亦大書公傳曰公殉國二十一年而奄孽復用兩京之難繼作蓋古人臣謀國其論之痛切發于至誠一言而繫宗社存亡後先同轍誠有若此之重也獨是其憂國之至慮遠計深彌縫宛曲有非舉朝所能知亦諸君子所不能盡知者初不以敢言死諫便足不負國家此公所謂君子社稷之念重于名節者也卽如中壘所云劉氏與王氏事勢且不竝立而猶勸上厚安外戚使王氏保其爵祿劉氏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得以竝安此中壘之苦心也公卽不憚首發大奸而其于楊忠烈則謂諫官妄言大臣不宐輕言發而不勝將有竇何之禍縱諸君子義形共起一擊而公獨謂妄包小人之羞且挽匪類之去意在使黨禍奄禍尙不合而爲一則毒爛猶未

甚張狂瀾不至大倒雖公以死從諸君子固已早辦之但謂身死而國家猶是恬然生民猶是乂然卽死不足惜無如正人氣消而國命卽與俱絕靖康前禍遂如符契此公所痛哭于身前者亦復痛哭于身後者矣不亦悲哉公姚江人本與甬上同郡公少嘗從學于甬上及公死國吾鄉陳忠貞公箴疏爲公請諡而公長子宗羲是爲梨洲先生復以世學轉授甬上諸門人文胤亦嘗得登公之堂發讀公之遺集愾然見公憂國念深反覆流涕邇者公集新出宗義命文胤序之胤自謂末學小生豈敢以其文僭附卷末旣復念甬上後學之言或公所樂聞也故敢序之且藉使後人讀公疏草及答楊魏諸君子書庶見公倦于謀國有古大臣憂社稷之重非僅以一諫官死國足爲公千載云耳甬上後學李文胤頓首敬序



黃忠端公正氣錄目錄

諭祭文

御製像贊

易名本末

李清

陳良謨

林欲楫

管紹寧

文震孟

劉一燝

錢謙益

范景文

舒曰敬

神道碑銘

墓誌銘

傳



鄒維璉

郡志忠義傳

啓禎詩選傳

歸莊

行狀

徐石麒

祠堂碑銘

陳子龍

兩朝忠烈祠碑

黃道周

像贊

劉宗周

疏序

倪元璐

詩序

楊廷樞

逝哀賦

劉宗周

謝名宦祠書

男宗羲

詩

劉宗周

鄒維璉

黃道周

朱天麟

陸符

周鏞

孫承宗

黃公正氣錄目錄終

黃公正氣錄

目錄



黃忠端公文集目錄

文畧卷一

請用講學名賢疏

明職掌疏

簡巡撫疏

請復召對疏

災異劾魏忠賢客氏疏

辯鄒維璉孤介疏

劾魏忠賢疏

諫廷杖劾魏忠賢疏

文畧卷二

清景賦

壯懷賦

虎丘看月賦

浙江觀潮賦

隆萬列卿記序

送王清川守臨安序



徐虞求時文序

兩遊剡湖記

遊鳳鳴洞記

書宛上事

病中偶記

文畧卷三

宋科目考

宋賦考

荆卿論

藺相如完璧論

汪文言傳

止阮大鍼始禍書

止魏廓園抄叅恤典書

荅楊大洪問太雷書

止魏廓園劾魏廣徵書

與李仲達書

與遊肩生書

與寧國鄉紳公書

尺牘一十首

詩畧卷四

次潘景升韻以下宛陵

同周玉汝遊九華七首

登望華亭

春日早行二首

馬上

集涵秋亭

遊華蓋亭

遊梁昭明廟

秋浦艸

丹陽湖舟中

寄曹元甫

謝唐休寧遺松蘿

登金柱山

大年兄不與攷選

李季重招飲黃山

集曹元甫携謝閣三首

柳絮

坐凌雲山

采石

水陽舟中

溧水署中晚坐二首

重過丹陽湖

寄劉起東二首

溧水深秀亭



張癡生招登郭外浮屠

深水署中

自述

登大茅峰

茅山流觴

乾元觀

早發中山

四月見蓼花

遊萬蘿山

宿蒲橋舖

夜至皖江

從南陵至皖上大水二首

送王伯后

隨直指之太湖

遊太湖龍山

大觀亭望雨

遊姑蘇荷花蕩

遊水西寺

寄眺軒懷袁小修

寄眺軒漫興八首

武闡次馬仲良四首

再渡皖上

送關粵良入觀三首

桐城曉發

過羅近溪茶池亭

石白湖中憂東事

詩畧卷五

壬戌秋出都門以下出京詩

弔張見平二首

邯鄲道中

過黃梁祠遍覽題詩二首

過鄴下

湯陰謁武穆祠三首

杞縣書懷

和陸君啓韻

歸途秋興

濠上和馬瑤艸

登北固山凌雲亭以下入京詩

晚渡楊子

河口阻風

河口逢羅心華冊封回

泃口

舟中雜咏四首

送萬元白廷杖歸以下京師詩

送林心泓廷杖歸

和李仲達騎馬吟三首

早朝示倪玉汝



問徐楚石病

荅黃石齋

邸中中秋

長安留別以下後出京詩

長安竹枝詞十首

出都門題壁二首

任丘道中寄李仲三首

紅塵八首

平陰遇劉止菴赴榆關

自平陰之滕陽七首

次陶路叔驛壁韻

過漢高廟

睢陽道中

至滁州

被讒削籍以下歸田詩

寄李仲達三首

與許霞城飲包圍二首

朱未孩約觀潮阻雨

偕許霞城朱未孩集湖頭

重訪許霞城次韻

買菊數種四首

閒坐

野園

山牕

西江月

正命詩

寄管僊客二首舊詩

說畧卷六

計一百三十二則所記時事大畧身歷居多猶楊忠愍之年譜也

男宗義補註

宗炎

孫百藥

百穀

正誣

百世

百學全校

黃忠端公文集目錄終

黃忠端公文集目錄





黃忠端公正氣錄

諭祭文

崇禎十年歲次丁丑三月庚午朔二十四日癸巳

遣浙江承宣布政司左叅議分守寧紹道謝雲虬致祭於  
 故山東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黃尊素曰忠義者國家之元  
 氣名節者人生之大閑故平時有直言敢諫之士斯臨難有成  
 仁取義之賢慨自逆奄亂政邪黨交關蒼生塗炭禍難鵬騫非  
 劉氏而王爵頌王莽而上言立廟者十五國呼嵩者九千年凡  
 我祖宗培養之人物祇供姦逆鈇鼎之顛連惟爾孤忠貫日正  
 氣干霄初命士師豺狼跡避召入西臺後及名高值玄黃之戰  
 爭恐傷國運破琴瑟之專一以戒同寮不好名以激禍汙入水  
 而刺蛟發奸於楊漣之先因天意之憤盈請恤於萬璟之死正



醜類之怒哮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於變騷詔捕黨人獄號同  
文橫獄戶者李膺范滂梟都亭者竇武陳蕃將移日影待熟熊  
蹠猶且排聯比韻痛父辭君結纓易簣竝美齊芬卒使汙險之  
徒未敢蹀血薰腐之魁終裂車輪龜鼎宴然賴爾忠魂嗚呼哀  
哉銘旌改換重築比干之臺野祭蕭疎豈比武侯之廟華表雖  
燃英風愈噪哀哲人之云亡曠百身之是悼然使爾算等譙周  
齒同馮道以彼較此孰殤孰耄爾尚酌此卮哉  
御製御史黃忠端像贊

先生嚴氣正性深慮遠憂利刃以齒腐朽和衷以戒同舟請梟  
臥虎於南郊遂禍白馬於清流萬里投獄四韻長休赴鼎鑊其  
如歸蹈仁義復何求山飛地絕海變田浮觀今日之賣國者卽  
昔日之殺先生者始信此二十載之天下爲先生血肉之所留

先生之英靈不昧其必有以挽墜日而定神州

易名本末

刑科給事中李清爲昭代有未表之三案乞勅部速議早定謚  
典事臣辦事本科讀皇上所訂記註見天語諄諄舉先師孔子  
爲言夫孔子素王也尚以春秋一書定二百餘年彰瘴况謚一  
事實關二百餘年未結之勸懲而久曠於聖明在御之時乎臣  
約畧有三端則開國靖難慘死宜急與定謚者矣

開國靖難  
二條不錄

死一案正德之蔣欽陸震等天啓之左光斗黃尊素等皆撐持  
世運之鎖鑰也撩虎牙者固封章可採尸犴穴者亦姓名可稽  
而衮褒未備何處可尋馬鬣芝蘭半薙誰人爲乞龍章此弔古  
愴今者輿感於蠹簡零編荒烟斷隴而欲代爲呼籲也伏乞勅  
下禮部將三案諸臣臚列大槩刻期上聞而去取予奪則聽聖



裁 崇禎十一年九月

四川道監察御史陳良謨爲謚典久稽忠魂久鬱事他不具論  
卽如臣鄉御史黃尊素與給事中魏大中風裁竝著東西峙浙  
一時有李杜之稱而一子一緩旣傷白首同歸之志亦埋青史  
合傳之光矣 十一年九月

禮部尚書林欲楫爲闡揚有共協之輿情華袞無久懸之月且  
乞斷自宸衷立舉易名大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本年八月初  
二日禮科抄出官生黃宗義奏爲先臣直諫最先死忠最慘懇  
祈闡揚幽節彰定易名事等因本月初五日奉聖旨禮部覆議  
具奏欽此又奉本部送本月十三日禮科抄出禮科都給事中  
加一級沈胤培題爲謚典終無不舉之理事如逆璫慘死諸臣  
方其魂遊北寺固已氣貫丹霄豈尚有異議可指而或予或稽

近者黃宗義以父尊素請周廷祚以父宗建請聖德如天臣忠  
罔替致令子姓有同仁之望反若蓋惟有未盡之恩斯固司名  
教者之責也等因本月十五日奉聖旨禮部覆議具奏欽此恭  
繹明綸仰見皇上垂念臣忠凡忠義之在人心者久而彌彰議  
論之在國是者亦久而愈定臣觀同難諸臣不憚鼎鑊不顧妻  
孥堅守綱常以待聖明日月之重照寧如他之採訪必議而後  
擬擬而後謚之爲當乎謹將慘死諸臣本末開列上請原任山  
東道御史黃尊素浙江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繇司理考選御  
史剛介自持連章抗疏直陳時政得失遂犯逆璫殺機徒步就  
死賦詩絕命萇弘之血入地成碧傳說之星歸天俱聚左光斗  
李應昇周朝瑞袁化中顧大崇禎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奉  
章萬璟七人本末俱不錄聖旨易名大典宜核宜公本內所列慘死各官未經有謚的卽



着該部科會同詹翰儒臣察明觸奸本末章疏實據及平生品行是否允愜逐一核議詳確具奏

禮部署部事右侍郎管紹寧為臣疏久稽未結乞勅下禮部題覆以信先皇前旨以昭皇上明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禮科抄出工科都給事中李清題前事等因本年七月十一日奉聖旨該部速與題覆欽此先是崇禎十一年九月十八日本官題為昭代有未表之三案早定謚典事二十二日奉先帝聖旨該部并與酌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看得易名之典雖不過一字之褒而榮名耀於一時芳聲垂於千古諸臣或逆鱗於前代而碎首幾同膺滂或撩鬚於近朝而臥屍有類喬固心貞金石氣作山河用是細核生平擬謚上請計開御史黃尊素浙江餘姚人擬謚忠端一擬毅愍正德時蔣欽陸震孟陽何遵李紹賢俞廷瓚劉較林公黼詹寅李翰臣詹

軾劉平甫周璽張英嘉靖時沈鍊天啓時繆昌期萬璟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周起元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皆不錄崇禎十七年五月廿五日具題奉旨蔣欽等二十五臣准照正擬

子謚

崇禎初定死逆奄諸公謚姚學士希孟為政頗與桐城吳江有隙故祇謚忠烈忠憲忠介忠節而遺十公當時在朝俱不平之而學士晚年奇病君子不以為無妄也戊寅義在南都值南宗伯李孫宸小灣發諮訪單於所遺十公皆擬二字於名下江右萬時華以先公立朝不亢不阿即於諸君子亦唯有補救而無雷同謚法守禮執義曰端先公有焉忠則不待言矣故以忠端擬之八月間義寄其冊於京師一時臺省俱有請謚疏義所見者李映碧陳寶日兩疏耳寶日則單舉先公益素無一日之雅而趨向如此其後之死忠非偶然也王



午義在京時朝中以補謚一欵爲大節目臺省如馬培原等或出疏或抄叅不止一沈滄嶼也七月盡義讀書北湖金僉院天樞見過立索義疏袖之而去其寫與上皆僉院爲之已義謁宜興催其速定荅言儀部吳來之一至卽舉行耳未幾京師戒嚴無暇及此逮夫得謚之時時局正翻李映碧曰此舉出自意外誠然也暇時記其始末以見諸公之慕義強仁凡我子孫不可忘耳

山東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黃公神道碑銘

本朝奄禍凡三見王振劉瑾魏忠賢而逆賢之亂幾亡社稷三者未有甚於此時則芻蕘與奄宦合而爲一也振瑾之時小人附之者猶視爲旁門曲徑唯恐人知在兩奄祇惡其害已者亦未嘗概仇正人聞之爲正人則慕其名而願下之振之於薛文

清陳澹然瑾之於蔡介夫王懋學康德涵皆是也逆賢之時小人附之者視爲康莊大道共知共見凡爲正人者爲小人所惡卽爲逆賢所仇不必其積怨逢怒於己也夫一人之仇有限以衆小人之仇仇天下而君子始滌地無類矣使其時而外廷之芻蕘無與於奄宦一勝一負卽君子常負而小人常勝亦不過如皇祖之末年而止奄宦之擅權無與於芻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亦不過如振瑾之凶德而止嗚呼新法之行吾黨不爲無過使小人計無復之借奄人以報復者則諸君子激之之過也其時御史白安黃公憂深慮遠彌縫於機失謀乖之際蓋每事必盡其忠告無柰諸君子喬然各有自喜之心未嘗不是其言是其言而不能降志相從卒使公與諸君子同盡吾反覆公先幾之智始喟然委之運數耳自東林爲物望所歸清議出焉海



內謂之正人浙人承三相之衣鉢崑宣附益之與正人爲難者也天啓癸甲間主持國是者多屬東林浙人以累勝之餘一時見挫其人好奇計會逆賢挾客氏內收宮中之權猶慮不能無反側者思結外庭以爲羽翼當是時內外之勢浸浸欲合雖然范文子曰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使諸君子無內爭之隙廉耻名節人所共惜何至竊比薰腐自甘涕唾乃內爭迸集於數月之間奄禍黨禍始相須爲烈矣阮大鍼長吏垣桐城嘉善不睦大鍼上疏終養借一衣以發難公移書大鍼勉之和衷子不去吏垣則嫌隙可弭也古之君子其議論亦多不合其意見亦各有偏念及國家之故則不得不隱忍相成未有逞於一激者也太宰調鄒新昌於考功不由咨訪同鄉臺省章允儒陳良訓起而爭之公爲調人於江右高邑之間冀衰

其禍而桐城嘉善待小人甚疎考功又出疏傷其鄉人阮章之焰遂不可遏給事傅櫬結逆賢養子傅應星東廠理刑傅繼教爲兄弟阮章合謀使傅櫬奏左魏與汪文言交通狀逆賢從中主之收汪文言詔獄汪文言者以布衣遊公卿間計天下事嘗欲知公公不與見曰夸者死權文言之謂乎至是乃曰文言不足惜使君子之禍由文言不可從劉鎮撫喬計畫得不竟其獄亡何而楊副院二十四罪之艸具公曰諫官章入或聽或不聽可姑置之公大臣也一擊不中禍移之國矣副院曰何謂也公曰從來除君側者必有內援公有之乎副院默然而卒上之逆賢於是杖萬郎中杖林御史震恐廷臣公勸副院致政而去曰公一日在朝則魏忠賢一日不安事愈決裂矣副院曰吾一身生死成敗莫要照管死而有益亦是不妨公曰君子可不顧生



死成敗不可不顧出處言既不用在朝何益身名俱全者上也  
身死名存者次也副院然之深念者數日而令李仲達過公再  
决去雷公謂李公曰去雷當决諸已姑息之議豈肯以去之一  
言進乎南樂魏廣微者緣逆賢得相其父允貞故以風裁有名  
於東林由是未敢顯背嘉善因其大享不至將發露之公曰不  
可昔劉瑾之禍成於焦芳二魏之交過於劉焦使其無反顧之  
慮吾輩何所稅駕乎嘉善笑曰應山擊內魏某擊外魏無論濟  
否皆後日史冊大節目也公正色曰柰何以國家之事殉兄名  
節乎嘉善不以爲然疏上而廣微倖倖疾視取朝籍甲乙於姓  
名之上恚其宗人魏忠賢曰此東林黨人公之所不便者也公  
而視此可舉網盡之矣晉撫缺其鄉人共推郭尚友冢宰吏垣  
不聽公曰新昌入銓難端未已今晉撫又違鄉人之好抵巇投

隙難將復至卒用謝應祥御史陳九疇承二魏旨言應祥於吏  
垣有師生之誼私也內批看議而東林之主持國是者一時盡  
逐從此小人競進呼嵩勸進立祠裂土妖母奄兒榮於回路寒  
庫檻車填茲俊及此皆振瑾時之所無也而其激而成之者皆  
在此數月間從公曲突徙薪之謀亦豈遂至是乎然公於二十  
四罪未上之先疏言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  
慘於戎狄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已爲客魏所恨及楊公劾奄公  
又言小人爲惡往往畏人言畏主知則尚有顧忌及其已知之  
已言之形見勢窮始與士大夫爲仇繼將以皇上爲注此時不  
惟臺諫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萬郎中杜死公又  
痛諫廷杖非制王振劉瑾爲之一二奸人踵而行之後世有秉  
董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者書曰天啓四年夏六月戊戌工部



郎中萬燦上疏劾奄宦魏忠賢廷杖一百而卒可不爲皇上之累哉公三疏劾逆奄妖媼皆激烈或謂與和平之說異公曰某諫官也諫官遇事則言義無隱避與大臣當休否之任者其設施不可一例也公諱尊素字真長別號白安黃氏其先發人有仕爲慶元府通判者建炎四年金人陷慶元守臣劉洪道遁通判死之子萬河避亂徙居餘姚之黃竹浦其後七世孫文茂登泰定甲子進士授餘姚州州判從學於吳艸廬爲高第弟子入國朝均保爲北平御史墀失其官與同邑陳子方死遜國之難又數世璽萬里尋兄三年而遇之永州之道旁璽生諒諒生稔稔生大綬贈太僕寺卿大綬生曰中封太僕寺卿公之考也母盧氏封太淑人公學不專章句肆力於詞賦不名一家舉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郡中湯祭酒世之所號爲宣黨者也

居鄉頗橫公繩其紀綱不許干吏法考選將行大姓置私獄殺人公按之如始至勿委後來入爲山東道御史請召用鄒南阜馮從吾劉念臺諸賢以惜老成請復召對以勤聖學而尤注意於邊事凡公所陳皆安攘大計不欲以末務小言暇豫清時也臺省會東閣救止廷杖羣奄數百人恣口橫詈閣臣俯首不敢發語公叱之曰內閣絲綸要地司禮非奉命不得至若等何爲公身長八尺聲若洪鐘羣奄懾其氣岸皆辟易而去公精典故言事皆有原委中州進玉璽廷議開大明門迎入行受璽禮公曰黨禍將興宋詰宗得璽蔡確等傳會之改元元符君子貶黜無虛日今天人之數何相合哉乃上言弘治中令甲不當襲衰宋事五星聚張或言張之分野當生異人公曰嘉靖三年聚室占主營建殆有三殿之工耶已皆如公議巡視茶馬出京曹欽



程論之削籍奄人李實又劾公家居講學被逮使者至吳為百姓  
姓董死公聞之間道投獄縣令祁逢吉疑其亡命操兵到門公  
移書曰抱頭鼠竄豈免一死昂首伸脣落得骨香耳君何小視  
海內男子也山陰劉公念臺追送之見而涕泣不已公祇以無  
濟國是抱愧而已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古今再見公  
至獄與李公仲達周公蓼州周公季侯繆公當時高談忼慨怒  
罵之後繼以詩歌門人徐虞求私問之公曰子無用戚我我於  
此豈減黃霸之受書哉逆賢使許顯純以次拷掠李公困甚公  
拷竟次及李公公復就拷許顯純詰之公曰吾忍見李公負病  
受楚毒乎顯純愍然為之改容公致命之事秘不能詳有商人  
童德維出獄語公之子宗義曰被害之日公與李公隔壁而處  
公索酒痛飲遥謂李公曰某先行候兄於帝所耳起攝衣北向

再拜謝君南向再拜謝父母賦詩一章而後就死蓋天啓六年  
閏六月朔日也明年今上即位魏忠賢以謀反伏誅贈公太僕  
寺卿賜祭葬立祠捕曹欽程李實抵死已上辯李實原疏墨在  
硃上乃逆賢追取其印信空本命李永貞填寫之者於是以李  
永貞代李實減李實戍之公娶翁氏贈淑人繼姚氏封淑人子  
五人長宗義次宗炎宗會宗轅宗彝宗禎丙子二月宗義過余  
將以是年冬十二月葬公化安山謁銘懸棺之石往余庚午識  
宗義於京口舟中時南都試回出其硃卷讀之余惜有司不能  
知之後當以古文名世今宗義及其弟宗炎宗會已皆有文譽  
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公和平之德其食報自當過於諸君  
子也銘曰

常侍黨錮漢用以亡本朝宦者亦累猖狂亦有黨人盛於神皇



未嘗合併故世祚以長熹宗之初曆火伏殃內則奄媼外則玄黃兩者欲合曖昧未彰於惟黃公憂來無方惕號同志戒其用剛勿啓內爭化姦爲良柰何君子視聽茫茫旨風惡浪敵起艚艚抱薪救火佐鬪逢僵黨禍奄禍遂使相將頌功勸進於莽有光百爾君子寄命銀鐺吁嗟黃公血染朝裳不以智免不以勇傷碧化名山濤湧錢塘帝曰忠臣三錫龍章千秋萬世下馬傍徨賜進士及第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長洲文震孟撰頓首文

神道第二碑

熹廟乙丙之際余安忍言之哉余事先帝穆然仁主也如水未波自宵人入關與寔貞良擯落別用一番陰鷲貪戾之夫物情大變諸君子旣不能牯牛積豕於先又不能孚號於後徒以議

論折乘墉問鼎之奸此受禍之所以益烈也余讀侍御黃公行狀而泫然流涕焉嗟乎死生亦大矣君臣之義結於無所解奮筆除奸至再至三絕脰而不顧可不謂得死所哉今天子御極瀚海內濁穢而一新之殲逆璫彪虎下詔卹錄死諫之臣公長子宗義伏闕下訟寃曰先臣一介草茅拔置侍從以小臣與君側用事爭氣力自知七尺非有實欲糜身以報先帝也上贈侍御爲太僕卿予祭墓給三代誥命錄一子稱特恩已宗義卜墓公化安之賜塋門人朱天麟屬余繫牲之石余曰公之忠義踔厲千古一時大手國史稗說各詳其聞見毋亦以風在氣誼憂患同之余言或有當耶公之初爲御史也時逆閹魏忠賢交關客氏干與國政公因災異劾之曰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戎狄天意憤盈故熒惑入斗太白晝見於



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疏入逆奄震駭謂其儔曰吾已盡收官府之權而外廷輕我猶如是耶中旨廷杖閣下力救而止後三月而楊副院之疏上公言臣前劾魏忠賢一人之言也而遽逢嚴旨以爲皇上猶疑之也今憲臣列其罪狀臺省補其未備通國之言也皇上亦可以無疑矣而拒諫如故斯時臺諫折之不足異日干戈取之難爲力矣萬工部杖死公又言忠賢借廷杖以防言者示已之威皇上授太阿以恣奄人受史之譏急恤萬璟猶可補過公之直言敢諫旣逆奄中心藏之而其爲時局之所痛惡者請起用鄒南臯馮從吾劉念臺諸公趙太宰調鄒匪石爲考功江右臺省不與諮訪而怒太宰杜門公疏攷功孤介請勅冢臣視事勿淆羣議長垣阮大鉞嫌嘉善逼已詭言終養潛入逆賢之幕獻百官圖公責其身

爲禍始明犯清議此數事爲甚當是時諸君子逞於一激公意在聯絡少衰其禍萬工部林御史之杖公謂楊公宜去楊公曰以生死濟之公曰君子不顧生死成敗不可不顧出處且公去則國家之難少解楊公不能決魏廣微大享不至嘉善將糾之公曰姑無決其藩籬使有返顧乎君不見負嵎之虎以石投之則咆哮而起矣嘉善以爲二魏相倚應山角之吾可不倚之公曰應山不能踣內公又焉能踣外徒速禍耳不聽郭尚友求撫晉冢宰長垣欲以謝鳳臯推之公曰銓部之調鄉人發難今晉撫又違其鄉人鄉人豈肯但已是示可抵之巖於二魏也卒推鳳臯亡何而廣微以東林姓氏疏之逆奄令其隨事驅除御史陳九疇果爭晉撫凡東林之秉國成者一時盡逐益公先幾之智若此曹欽程參公削籍逆奄授意李寶羅織以講學見逮緹



騎過吳門變起失駕帖公嚴裝就道府縣頌繫其家公與書抱頭鼠竄少不得一死昂首伸眉只落得骨頭香耳聞者愧之就獄訊賊厲聲曰名山大浸清風明月皆吾脏私懸坐二千八百兩具疏逆奄尚恨其少值地震乾清皇子薨逝先帝擲疏於地曰今日打官明日打官乃止諸君子先後入獄雖刑毒潰裂樞鎖困苦而公稱古道今歌呼怒罵逆奄於是分屋處之不通往來及索病故狀公叩壁以別李公望闕四拜復南望四拜賦詩一章丙寅閏六月朔日也年四十三傷哉當公逮時有皇恭殿地鳴之變有朝天宮火之變其物也有怪風霖雨之變光岳之氣全受全歸精感天地宜也獨怪造物篤其生而不究其用抑又何歎國家二百六十年奄禍三見而誅殺任意衣冠屠戮怨血生燐未有若今日之甚也振瑾所事者長君猶懼驪龍之寤

忠賢挾冲主若朝委裘何所顧忌諸君子以夾日之苦心而先罹失身之顯禍不亦悲乎卒之移山有力蹈海無人天子不名羣情密附稱功勸進之章不減新莽而神器屹然天授有德謂非公與諸君子之浩氣有以默攝之耶公洞達肺腑遺落世故爲文根據經術萬曆乙卯舉於鄉丙辰舉進士釋褐寧國府推官郡多強宗大姓陰持長短公風指孤騫人心攝伏諸郡大獄撫按必移公訊鞫定賦役汰冗額制官解垂爲故事宣州衛故事運軍造船運官常例乾沒於是漕運失時公更定官造廣德界浙直煤山多納亡命爭訟連結公以江南樵薪不急煤土嚴行禁絕鄉官豪橫激變公縛其從惡者法之一郡遂安應召考選總憲鄒公元標曰不畏強禦宜在天子左右授山東道御史汪文言之下鎮撫將與大獄公授謀於劉鎮撫僑不竟其事林



御史廷杖臺省入閣會議羣闈嘯聚公聲色俱厲曰內閣絲綸之地卽司禮不奉詔不敢至遂散去先是各官乘小轎逆闈復乘馬之制內侍馳突故相屈辱其所乘皆京營牧馬公令京營嚴戒受顧於是絕跡彰德進玉璽將行受璽禮公爭執曰昔宋詰宗得璽蔡確等競言祥瑞改年元符弘治十三年陝西亦獻玉璽止命取進有祖宗成例當法凡公之經濟又未嘗不爲節烈所掩也楊魏諸公斃獄公設位而臨旣而歎曰遠則林宗之野哭近則成噐之祭忠所謂禮以義起耳繫獄比賍家屬應限入輸一日公輸已足不當受杖李公困甚而輸者不至公以所輸者爲李輸代其楚毒篤交好義濱死不移與結纓易簪等矣公諱尊素字真長別號白安黃氏其先娶人有爲慶元通判者死建炎之難其子萬河避地於餘姚之黃竹浦遂爲其邑人七

世孫文茂泰定甲子進士判餘姚州爲吳草廬高第弟子入國朝而墀死遜國之難又數世璽萬里尋兄情動鬼神祖太綬父曰中皆以公爲太僕寺卿母盧氏封太淑人配翁氏贈淑人繼姚氏封淑人子五宗義宗炎宗會宗轅宗彝所著文畧詩畧說畧銘曰烈烈黃公宇宙正氣如彼狐祥遇之必擊歲在乙丙凶豎遘屯鴟梟啄鳳雄虺司閹公當其時嚼齒欲裂邪密正疎惕號同室彼妖斯厲其目眈眈公已家食檻車長安謂夷謂跽謂鹿謂馬疇辯其非如狂如啞七尺可捐一死報國結纓就義天地變色星霜再易天定勝人氣銷日晶浩氣常伸帝嘉爾忠子贈子蔭宗伯致奠司空治殯化安之山螭首豐碑爾子爾孫壤之樹之賜進士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南昌劉一燝頓首撰文



山東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謚忠端黃公墓誌銘

天啓逆奄之難泐河東西忤奄考死者兩人故吏科都給事中謚忠節魏公山東道御史謚忠端黃公也先是神廟末年泐人浸淫黨論雄唱雌和一詞同軌一二方正之士離而不服者如蘭蕙之孤生於荆棘而已自兩公之死然後兩泐之人曉然知此之爲正彼之爲邪雖樵夫牧豎皂隸庸丐語及忠臣義士靡不嗟咨涕洟如不獲見其人也語及於奄兒媪子靡不呼號罵詈恨不得食其肉也三十年以來士大夫立名矯行聚徒植黨所以鼓動激颺者至矣而人未必從兩公以死教而人從之子言之有殺身以成仁豈不大哉黃公諱尊素字真長黃氏其先嫠人有爲慶元府通判者死建炎之難其子萬河避地於餘姚之黃竹浦遂爲其邑人七世孫文茂泰定甲子進士判餘姚州

爲吳艸廬高第弟子入國朝而墀死遜國之難又數世璽萬里尋兄三年而遇之祖大綬父曰中世有儒行母盧氏公少負軼才摘詞揆藻下筆不能自休年三十未補博士弟子員授徒茗雪間意豁如也萬曆乙卯舉於鄉丙辰舉進士授寧國府推官郡多能以氣力漁食閭里持吏長短公精強廉辯執法如山咸相戒莫敢犯入爲山東道御史當是時先帝冲幼官府晦蒙都城一日三震公上疏曰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禍慘於戎狄宵人爲之咋指應山楊忠烈公劾奄二十四罪公抗疏繼之極論廷杖非祖制曰後世史臣書之曰某年某月工部郎中萬燦以言某事死杖下可不爲惜哉乙丑黨禍大作楊公魏公考死公除名爲民丙寅以織監疏逮繫坐贓考掠體無完膚慷慨談笑抵死不少屈臨難賦詩一章南北向叩頭以



謝君父丙寅閏六月朔日也年四十有三越五日出獄肌肉漲爛頭面不可別識矣公爲人通敏博達明習掌故自爲理官引大體折大獄多所保全耆定及爲御史南樂附逆奄入相朝右交關鼓扇楊公魏公暨高忠毅公無錫高忠憲公出死力楛柱公語門人徐石麒曰乾六龍一亢姤豕至矣姤一豕踣躅立黃至矣羣賢之龍戰可謂亢矣南樂其豕也不務堅貞用晦復以俟時而出一決無復之之計其可幾乎羣公善其言而不能用於公去郡郡人持短長蜚語相中總憲鄒公力持之初入臺卽進覲於鄒曰京師非講學地也徐文貞已叢議於盛世矣鄒公卒用是去羣小之撼君子自此始也萬燦之杖也公語楊公可去矣楊曰苟濟國生死以之公曰言不用何濟君子不顧生死成敗不可不顧出處魏公將攻南樂公曰頒朔後朝小過也

攻之急勢不返顧二憾交作不可爲矣魏曰一死可以盡節公曰不然李固機失謀垂遺梁冀書猶戀戀不能已君子愛國之心甚於愛臣節也公志在弘濟艱難雅不欲倖直僨事每有搏擊飛章廷爭未嘗不爲人先公固曰吾寧不與諸君子同其功不願不與諸君子同其禍也臺省詣閣請救止廷杖羣奄數百人咆哮詈閣臣噤不發一語公叱之曰內閣絲綸要地司禮非奉命不得至若等何爲皆稍稍引去京朝官奉詔乘馬羣奄顧京營馬馳突爭道公語京營嚴顧馬之禁奄無所得馬遂少戢矣彰德進玉璽將御門受賀公執奏曰宋詰宗得璽蔡確等爭言祥瑞改元元符其後朋黨煩興宋祚不永弘治十三年陝西進玉璽止命取進祖宗成例當法不應踵襲宋事其據經守正援据切當皆此類也楊魏死公爲位慟哭是夕夢楊公告曰



大禍未解公之與諸君子同禍天爲之矣又何尤哉公沒之次年子宗義詣闕訟寃天子贈公太僕寺卿祖父皆如其官蔭一子入太學立祠於邑之文昌閣前慈谿馮公元颺與其弟元颺具特牲往拜諸生數百人胥會祠下淞河西東與魏公相望焉於是宗義以己巳十一月二十五日墓公又十餘年而以墓銘屬余公娶翁氏贈淑人繼姚氏封淑人子五長卽宗義次宗炎宗會宗轅宗彝墓在化安之新阡予往識公長安退而語人黃公豐頤廣頴長身山立巋然福德大人也公沒人或以悲予在昔元季有以南臺大夫抗節死僞吳者表廷玉相之曰公大貴人也當秉忠致命名垂後世公必勉之繇此言之士大夫非具福德相其能以忠義顯聞乎予之相公蓋未爲不驗也銘曰夷之初且明未周虹蜺揚輝蔽贅旒天門誅蕩叫莫繇一夫九

首擇肉投高冠長劔部黨儔一葦誓塞江河流一擊不中耻下講衣冠血肉填厠瘡艱難弘濟需巨舟風顛纜弱柁不收人謀不遠輸鬼謀長年三老空嘲啁抗辭同日自我求芳膏煎灼非我尤天晶日光死何憂幸哉得從李范游淋漓碧血闕一丘孫芳蘭苗天汝醜我銘其藏語不偷丹書青史俱千秋賜進士及第禮部左侍郎常熟錢謙益撰

己巳歲卜兆隱鶴橋錢相國御冷銘之曰錢塘百折至海門英靈磅礴正氣存前有忠肅後有孫茲得黃公鼎足尊丙子冬改葬虞山爲之誌

### 黃忠端公傳

天啓之末一人恭默宵小乘墉宮府鉤結禍及清流予於乙丑春待罪典劇南樂附逆入相受奄頤指欲以侍御黃公白安及



李次見周來玉等八人年例外補陰屬太宰子爭之曰此有何罪而欲斥之曰黨人也予以爲黨之一字乃漢唐宋末季小人所以傾君子者聖明在上而可復以此爲口實且我輩豈殺人媚人者有死不爲也遂引疾歸逆魏信信乃嗾其黨曹欽程出疏誣公削籍以去尋及大禍然予之得免於禍者岌岌矣猶以先去遵晦避垢獲周旋諸君子患難中事雖無益得後死以傳其遺烈甚幸今公長子宗義持狀銜哀乞予識其事遂援筆爲之傳公諱尊素字真長自安其別號也先世婺人有爲慶元通判者建炎間不降金而死其子萬河避地餘姚爲其邑人後七世文茂舉泰定甲子進士遂判餘姚州吳艸廬入室弟子也虞伯生誌其墓入國朝塋又死遜國之難蓋至公而以忠著者三世曾祖稔祖大綬父曰中皆以儒行推母盧氏公生而岐嶷負

絕人才氣讀書曉暢大義顧盼儕俗岬如勿屑也年三十猶艱黷官志操不易萬曆乙卯舉於鄉丙辰成進士司寧國理郡多豪猾易犯法公至壹持之以三尺斷斷如也鵠者褻冠蠶者劇尾遇諸重獄撫按必檄公訊鞠乃定爰書汰冗役製漕艘禁採煤諸善政不可更僕數而以執法失豪紳意飛章媒孽公時南臯鄒公爲總憲曰不畏疆禦宐在天子左右課滿報最考選臺斑巖巖直節鐵面疆項人稱真御史未踰年封事凡十三上羣黨側目兢兢思中之一時衆正盈庭同心擊邪如趙忠毅高忠憲暨楊魏諸君子出死力以濟屯蹇朝端生色公獨見幾私心瘋憂謂伏火將發亂形兆矣宐審去就意在用晦俟時少衰厥禍諸名賢交善其言而志欲搏擊羣陰義無他顧公遂決計曰寧不與諸君子同其功不願不與諸君子同其禍也先是逆奄



妖牝表裏煽虐災異叠見公特疏阿保禁旅蕭牆戎狄之憂實指權璫爲首難云比楊忠烈二十四罪疏上公單疏繼之謂中外洵洵無不欲食忠賢之肉今日猶與士大夫爲仇繼將以皇上爲注柴柵旣深螫辣誰何此時不惟臺諫爭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請罷其厥務不聽逆賢切齒銜之會萬卽中燬以劾奄斃杖下羣璫咆哮呼閣臣如鷺見者膽落公上疏言士氣沮絕廷杖非制引王振劉瑾撩彼虎牙自分與燬同死賴政府力護得不死及黨禍大作緹騎四出公聞楊魏瘦死獄中爲位而哭極哀夜夢楊公告以大禍難免而竟不免矣織監李實內逢奄意劾蘇撫疏擯入公名矯旨逮問值吳門激變失一駕帖公聞之嘻然曰此必爲我徒步就獄榜掠無完膚公厲聲曰名山大川清風明月是吾耻私卒寃坐二千八百緡公長子號泣走

貸差足完比公復憂李次見屏不勝杖割完耻代受楚臨難從容賦絕命詩有錢塘有浪胥門目惟取忠魂泣髑髏之句聞者流涕今上登極奮擊元克詔憫公忠贈太僕卿賜祭墓予廕子五人能讀父書論者誦善人多後於公尤驗云范子曰忠貞蒙難見幾者不獲免焉豈非天哉當公與應山次見談論幾事若操券而卒被羅織明哲之士駢首就戮豈兩截與蓋公首發奸謀樂與同禍至臨難慷慨割完耻以緩友人須臾死嗚呼君臣朋友之誼至死彌篤若公者可云不死矣賜進士第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兵部尚書奉勅叅贊機務河間范景文撰江右碣石舒曰敬論曰逆奄內挾妖蠱外樹羣小畜異立威故雖天地告凶而果於誅鋤亦緣諸君子履虎撩蛇第揚庭卽戎是務而乎號有厲無聞焉獨公超然遠覽欲破方隅以通天下



之志而時無和者未能通志所以致命遂志公復何憾人所憾者十五人相繼以死國家元氣傷損實多蓋至今日妖氛蔽地殺氣彌天夫非損傷元氣之徵乎則忠義之關係世道者大也南渡通判以來至公十六世以忠死者三世天壤之間乃有此家顧不偉與

鄒中丞維璉論曰黃白安之爲侍御也赤心鐵骨剪奸擊邪卽漢范滂博之清裁何以過迨乎黨禍一起萬里赴獄臨死賦詩方寸不亂種種皆與孟博爭輝映然孟博之逮督郵發汝南閉戶泣令則解綬願與俱亡白安投獄桑梓縉紳逆黨陳爾翼有

快之者而守若令

金壇祁逢吉

且惴惴焉以其道亡爲已憂是

何古今事同情異哉錢太史曰公意在超出方隅以通天下之志故習俗目攝之以爲怪魁嗚呼白安怪矣彼其之子佐奄借

奄乃爲常乎

兩公各有傳文舒傳與徐忠襄行狀畧同鄒傳節畧十三疏入之今止載其論

### 郡志忠義傳

黃尊素字真長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強宗犯法不少假之擢爲監察御史鄒元標劉宗周相繼去位尊素請收老成以主國是不宜聽之去京師地震言阿保重於趙燒禁旅近於唐末天意蓋在客氏魏忠賢也中旨廷杖閣臣韓爌解之而止楊漣劾魏忠賢尊素又言小人爲惡往往畏主知畏人言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始猶與士大夫爲仇繼將以皇上爲注此時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部郎萬燝杖死尊素言爲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



瑾爲之世廟之時張孚敬嚴嵩爲之神廟初年張居正爲之人  
主受拒諫之名奸人快報仇之實後世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  
綱目者書曰某年某月部臣萬燦以言某事死可不爲聖明之  
一累哉自神廟以來君子小人一勝一負未有已時而神廟威  
嚴宮奴無所措足勝負只聽之外庭熹宗政乃旁落逆賢旣收  
其在內而外庭之小人亦欲借之以有所發舒當是時內外之  
勢浸浸欲合尊素惕然謂同志曰予聞之范文子矣能內睦而  
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今奄人伏慝吾方內爭以啓  
之非國之福也阮大鍼之去尊素爲之周旋於魏大中左光斗  
之間而不得大鍼遂授逆賢以百官圖大中劾魏廣微尊素曰  
不可夫廣微小人之包羞者也柰之何去其所包乎大中卒劾  
之廣微挺身爲之謀主蓋至是而內外之權始歸於逆賢則尊

素之所見遠也明年曹欽程論之削籍又明年奄人李實劾尊  
素講學被逮緹帥爲吳人篋死尊素間道投獄逆賢使許顯純  
以次拷掠友人李應昇困甚尊素拷竟次及應昇尊素復就拷  
顯純詰之尊素曰吾忍見李公負病受楚毒乎顯純爲之動容  
被害之時北向再拜以謝君南向再拜以謝親賦詩一章而後  
畢命逆賢伏誅贈太僕寺卿再贈兵部左侍郎謚忠端

啓禎詩選傳

公諱尊素字真長別號白安紹興餘姚人中萬曆丙辰進士授  
寧國推官有能名天啓壬戌擢山東道御史時逆奄客氏表裏  
爲奸公因地震上疏謂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  
禍憐於戎狄有旨切責尋以毒焰方張漸不可制復上疏謂忠  
賢與其私人柴柵旣深把持益固勢必臺諫折之不足卽干戈



取之亦難上當自爲國計萬環之死公上疏謂廷杖非祖制奸人借以快其私將爲所欲爲莫有顧忌而禍且移之國語極激切於是逆奄恨公甚必欲殺之乙丑削奪丙寅被逮緹騎過吳門士民擊死夫其駕帖公聞之卽投牒當道自至都就鎮撫獄許顯純承奄風指酷刑拷訊誣坐賍二千八百賦絕命辭一章而死於獄崇禎初贈太僕卿諡忠端

此吳門陳皇士

濟生

選詩而歸玄恭

莊

爲之傳也丁未歲逆

案呂純如之子呂大欲借啓禎詩選以興大獄於各家之詩有稍涉忌諱者皆摘出以爲批註而不甚解文理多鑿空以爲之說先公有送萬元白劾奄魏忠賢廷杖歸詩一首邊境有梟社有鼠因此起句遂註爲刻下時事所謂欲贈龍泉頻拂拭相看留斬佞臣頭者指輔臣而言以中有秀才分內應

如此一句作詩者當是一秀才此詩爲首故云生員黃某等若干人謫訕朝政先以之脅賄於吳柴菴姓以柴菴爲啓禎詩選序也柴菴不應投通政司上之司寇以爲奸人漸不可長抵呂大綬罪其事得已周子佩初見邸報覩先公姓氏愕然謂世豈有同姓名如此者乎後傳其所註詩無不闕堂絕倒

先師資治尹大中大夫太僕寺卿前山東道監察御史諡忠端白安黃公行狀

公諱尊素字真長別號白安其先爲金華人十八世祖通判慶元金虜陷慶元死之其子時通遂避入姚江越十傳而有小雷公璽小雷生素菴詩素菴生東河公稔東河生對川公大綬以公故贈大中大夫對川生鯤溟公曰中累封至太僕卿代稱明



經封太僕公實生公公四十有三以忠直忤逆璫魏忠賢意丙寅文致之斃詔獄距今已已四閱期矣蓋嗣公子宗義痛公日夜號不忍卽下窆以需今日幸今天子踐阼嗣公子匍匐京師訟公寃天子悼之採廷議褒卹有加夫今而乃克葬公也嗣公子爰得哀舉公行實奔告於公所取土石麒麟令狀之嗚呼斯固麒麟事麒麟何敢辭無文公生數著異故今封太僕公每奇之長有大志豐領廣額瞻視若神峨峨巖巖如泰山峙而白玉冠也然試輒不利讀書茗雪間擁萬卷作百城日誦數千言抱膝高唵曠懷今古一切醜姦不平輒托之詩賦以自見人或迂之或狂之公夷然勿爲介意至乙卯贊與鄉相聯屬舉人始咄咄才公重公其鄉之本房師卽鄒公匪石也越明年舉進士授寧國府推官嚴墨吏飭法令問疾苦去疵癘凡有所平反直指臺卽甚

怒卽公必曰法如是止也其所予重比直指臺卽哀矜之卽公必曰如法何久而上臺益相信至釋其所爲非是而非是公薦交章上時郡中湯司成公以材貴自雄撻之者若蠶蠹之有尾焉公繩其紀綱不許奸吏法巨室某婪殺無狀所爲多不法事投牒訟者無慮千餘人公卽下教擒其奴之最著者杖繫之衆遂稍稍散巨室仇公甚構飛條挾重貲行間都中公適以考選單至脂轄解任宣之民不忍公行重蠶提壺漿號而送者自宛至滁陽相望也總憲鄒公曰外吏當瓜期外惕惜於情面而內護其攷選不惜違道千百姓譽也何敢失巨紳歡是獨彈擊強宗臺中人物也懸缺假歸癸亥冬就御史列時東西匪茹宮府排搜國帑付於漏卮簡蒐幾於塵飯金紫濫於竈養搶攘甚於沸蜩集穢多於羶蟻戎莽伏於肘腋公深憂之是以癸甲之際



後先數月間疏凡十三上皆關切軍國懲冒飭濫慎名惜物鋤穢抑蠹發伏摘隱語語切中要害直刺中扃公之直聲固已震天地矣至於修省一疏折元兇逆萌於二十四罪之先叅魏監救萬員外兩疏遏奄寺狂鋒於方張吾軍之日忠賢尤銜之先是逆璫忠賢以女女田金吾爾耕長子而金吾次子婦乃南樂魏相女癸亥枚卜忠賢示意旨綴南樂於會推楮尾遂下參知命公謂乾六龍一亢垢豕至矣垢一豕躡躅立黃至矣今諸君子可當龍亢魏南樂可當垢豕吾輩其安稅駕所乎惟是去瑕固却各相和協以有濟也其可夫何在廷計竟不出此適趙高邑冢宰身荷國均謀肅清吏治盡洗神廟晚年情窳習套用考功用晉撫皆獨裁不由咨訪此皆國家所已行載在令甲而臺省乃大謹淺者爭書幣深者爭事權鬪犂犂起逆璫方將用外

廷攻外廷而外廷又卽用內臣攻異已於是羣不肖以門戶二字獻之南樂南樂以門戶二字獻之忠賢中外交相用而黨錮之禍烈矣鄒考功與公晉撫與魏掌垣故皆有門牆誼然當高邑用時實未嘗商之兩公兩公卽心折考功與晉撫賢實未嘗爲之地說者必欲錮之時局之中聳皇上而開生面無非欲拱手授權於忠賢之一人以自便其苞苴蠱進之計耳可嘆哉可嘆哉自十月二十四日中旨一下諸君子若晨星落落罷去亢龍之爲羸豕躡躅之爲立黃無不一一驗公已知時勢莫可誰何瞪目不語待斃矣然魏賊卽刻深驚害其有所誅鋤必俟外庭發其謀而已從中下之公曩日和平之意稍稍諒於人故獨得後君子簸揚乙丑春以茶馬命行迨後雀呈秀得志疑前高中丞所發其贓案公有力焉時又有睨新叅者欲借忠賢仇爲



黃公正氣錄  
賁身媒因嗾其門生曹欽程撫公輩上之而公削矣忠賢尚嗾  
嗾又嗾織造李實於蘇撫疏中擯公等名而公逮矣逮之緹騎  
過吳門吳中義士摔而毆之各鳥獸散失駕帖所在弗克前公  
聞卽投牒行夫人嗣公子繞膝牽衣求緩須臾公弗許徒步入  
輦下就詔獄而公死矣公就獄時訊者問賍幾何公厲聲曰清  
風明月名山大川皆吾賍私何必問乃公爲訊者知不可窮以  
詞有榜掠懸坐耳忽一日伍百執巨纆睨視公若有所縛者公  
曰若欲殺我乎何色之遽伍百曰何與小人事上宮劫取官病  
故狀矣公起攝衣望闕拜呼天子萬歲復望南拜曰兒子從此  
逝無復養父母矣各四拜訖起而賦詩一章付伍百遂遇害時  
閏六月之朔日也公平生於書無所不窺一筆輒數千言性強  
毅喜氣節見人有乞憐態竦脅嫗媚必咤之若昂眉強項與公

爭是非公卽媿媿聽當其家居時每食必入侍太僕公與太淑  
人煦煦育育若乳下兒語必至夜分視太僕公與太淑人寢然  
後就枕席率以爲常太僕公謝家政公身任家督撫三弟而訓  
教之身服官卽以次第代身爲督凡積俸一鎰半銖皆付次第  
手卽衣履扇箸凌雜瓊細無一入淑人囊者今公沒且四載猶  
同鑪炊諸妯娒子姪各鴈行立從我淑人取衣食我淑人四給  
之勿兒子猶子異視則公垂訓深也公鄉居寡交游惟兩鶴相  
與清嘯故不肯一輕出見郡縣長况干謁事居朝與楊魏諸君  
子深相知風期共訂以澄清天下爲任而卒不售其志放歸時  
聞諸君子斃獄設席遙奠哭之慟身與李侍御次見同繫憂李  
不勝杖自割其所完賍三十金代李迫窮利害而勇於赴義大  
率類此平居造次未嘗頃刻忘君沈鬱悲憤往往形之歌詩當



戊午分較棘闈所取士必微屬樸至者去靡漫者凡十人今五  
及第矣麒居其一焉所著集凡若干卷嗚呼當公逮時有皇恭  
厥之異有地動之異有朝天宮火之異當公歿時有風霾靈雨  
之異誰謂天無知哉今天子在御立礫元兇於市諸罪人相繼  
伏辜諸君子相繼褒卹因贈公爲太僕卿廕一子予建祠賜墓  
價三百金已巳十一月二十五日卜葬於化安山之新阡行將  
議謚而易名焉禮也子五人長卽宗義初爲仁和庠生今蒙廕  
爲官生宗炎宗會宗轅宗彝皆諸生穎異善屬文卽最少亦斬  
然頭角矣夫事君抗匪躬之節鴛原著聚順之嫩孝之大也衣  
無常主食無異器使田荆罷枯張犬皆義友之至也迨仕十餘  
年而汙邪如故風雨粗蔽廉之槩也治宛之日平冤獄於犴中  
奪弱肉於虎口仁之治也憂國步則請卹老成憂關門則請壯

敵愾忠之畧也擊社穴之妖狐直落其魄呼杖下之忠鬼欲起  
其魂勇之烈也識豕孚於南樂察燎原於一星睿之微也與諸  
君子墳笈則欲調以酸鹹當諸君子鋤醢則直赴以大義貞之  
屬也從容就死慷慨賦詩南北叩呼不忘君父是其毅也一腔  
熱血落紙成章經緯相宜質文相配是其文也有是數者可以  
傳可以謚也嗚呼遇不稱才位不配德范滂之母猶存萇弘之  
血已碧矣敷天共哀况在我黨麒爲公門生濡淚和墨敬述其  
槩如此名公長者其爲公圖之以志不朽且今天子已許易名  
矣未見舉行倘有守禮者按舊典奉新命而慨然討公故實議  
謚乎則有斯狀在賜進士第南前吏部文選考功二司卽中門  
人徐石麒頓首百拜謹狀

此已巳歲徐忠襄作將以議謚者也事多未備甲申二月忠



襄在湖上語義欲改定未幾國變率不暇今展舊稿猶似  
吳山相對時也念之惘然

山東道御史贈太僕寺卿謚忠端黃公祠堂碑銘

在昔天啓之季士有正直耿介危身奉上與諸君子死於奄禍  
者曰姚江白安黃公公諱尊素字真長別號白安其先江夏人  
漢太尉瓊之後也從於四明者十有六世遂爲姚江人公少而  
卓犖自命好讀經史不得志以周易誨授茗雪之間學者日衆  
舉進士授寧國府推官清直自勵盜無餘粟持法斷斷不畏高  
明土豪強宗無所縱舍章程條教咸爲後法秩滿應召單車就  
道不謁權貴遇御史大夫鄒公長揖而已鄒公顧獨重之曰此  
必骨鯁臣也甚相稱譽授山東道御史當是時奄寺保媼凶德  
參會表裏亂政饜諛之士陰相附麗公與楊公漣魏公大中諸

公正色立朝清心疾惡以進賢退不肖爲已任時老成去國相  
繼於道公上疏請留又以災異請誅魏客以應天變中肯予杖  
蒲坂韓公力免又合臺省疏諫中旨傷政體公爲之倡又繼應  
山獨劾逆奄辭甚峻急適萬郎中以諫杖死公又首疏力諫廷  
杖非制時臺省皆入閣會議內侍數百人環噪詬詈公厲聲叱  
之曰內閣禁密地卽司禮非詔不敢入汝儕何得亂干法紀衆  
乃引退此則李較尉氣懾常侍盧尚書持戈閤門不是過也中  
州出玉璽廷議開大明門迎之行受璽禮百官表賀公引宋詰  
宗元符改元及弘治中故事以祖宗有成憲當法事得中格嗣  
後國事彌蹙黨禍煩興南樂涿州相繼柄用膠鞮屢起大獄緹  
騎四出諸君子檻車載道矣茲黨李魯生曹欽程誣奏公以媚  
奄削其籍奄意尚未滿又授書其黨奄使李實劾公及周公起



元等七人里居講學爲不法有詔逮治使者至吳爲百姓擊死  
失其詔書公聞變卽間道走京師自詣獄許顯純等雜治之榜  
掠數百五毒備至公慷慨正辭意氣不屈卒以奄旨害公於密  
室其事秘莫能詳也自公入獄至遇害京師地震朝天宮災皇  
宮殿地裂殺民數千風霾四塞大淫雨不止災變之多近世所  
無也明年今皇帝卽位誅元兇斥殘穢贈公太僕寺卿賜祭塋  
有司建祠於餘姚縣西寶石山之陽歲以二仲祀之中牢夫公  
忠以事君諒以取友貞以立身清以範俗正而蒙難圖國忘死  
記所謂以死勤事能捍大患公益兼之矣是宜在祀典敬表方  
珉永昭景烈銘曰

忠必危身節惟授命正直是與秉心無競玉質溫貞松標孤勁  
憲憲黃公天篤其慶學斯成市治能流詠振羽中臺邁茲靡定

伊戾勃貂趙嬈王聖宵壬望風老成是屏竊杓蝕月羣撓阿柄  
公言維服灌灌以諍志清天綱忘其機宰北司黃門吹氣成虹  
睥睨機禁凌轢三公公奮義辭折角推鋒羣小知歛朝典猶崇  
漳河之濱寶玉來同態臣獻瑞告廟銘功公引前誠憲章孝宗  
不寶白珩而善人以庸天地旣晦君子道窮飄風烈烈何山不  
童狹偷其牙播此鞠凶稂莠在廷薰腐在宮二難交作人國以  
空公之就訊黜黜北寺三木麗身五毒咸萃蒙難而安羣賢畢  
至演易授書高談竝議困不忘仁儉則思義所以斯文不墜於  
地突如棄如寄此獄吏碧血橫流黃墟永闕遑恤云亡實悲殄  
瘁昊天疾威坤維失位烏焚其巢民喪其衛厥災恒雨終風且  
曠維彼驕人戲豫無忌我皇受命整齊天常流驩戮犴寓宇重  
光式閭表墓顯忠褒良爰作罔命三錫雲章建此祠宇備爾蒸



嘗落星磊磊姚水湯湯前堂後寢鬱鬱神房牲牲伊碩黍稷惟  
芳有司在廟工祝在祊亦有喆嗣思慕徬徨靈之來思鸞舞龍  
驤福我蒸黎彝倫孔彰永爲臣範千禩無疆賜進士第浙江紹  
興府推官華亭後學陳子龍撰 崇禎十五年

兩朝忠烈祠碑

以身殉義與以道殉君之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道足以生其  
身而後死之道不忍死其君而因以生之是皆可以不死故寔  
死地而皆生其皆生者何曰仁也天下之可以殺人者二曰水  
曰火是二者人皆賴以生而投於水火無有不死者有道仁人  
必取其精神而用之仁者水火之精神也人抱形質而脫其精  
神見水則謂之曰水見火則謂之曰火見其生死而不見其所  
不生不死者故權奸盜賊日思以其水火殺天下而天下之鄙

夫貪生憚死者亦指水火踈踈然以焚溺爲戒卒之天下以焚  
溺坐死者比比也當天啓之時太阿下墜天子制於權璫諸君  
子思還主柄持之太燥若以勺水搏鄧林之焰旣而權奸煽熾  
諸君子坐死其爲孽也爲火爲旱爲焚突及棟及崇禎之時王  
鈇上握羣工屏息仰命於天子諸君子承之太柔武人藉虎以  
爲大君旣而盜賊韋弁相與淪胥諸君子亦坐死其於孽也爲水  
爲潦爲襄陵滔天夫以水火共搏或欲殺君子或不欲殺君子  
而君子皆死者君子領水火之精神以蹈日月以其形質分天  
下之毒痛故出入焚溺而其不可焚溺者與日月薄射也凡日  
月水火其精神託於君子其沴見於天下羸胸晦望往往相食  
漢熹平之際治鈞黨獄誅蕃武膺滂等錮天下名賢二百餘人  
及長安之亂諸君子無死者惟袁隗伍瓊周毖孔融楊修五六



人耳然皆爲卓操弄斧非有慷慨致命之義宋宣和時籍元祐  
奸黨百二十人豐稷陳瓘等僅得不死及卞京之亂諸君子無  
死者惟吳革孫傅張叔夜三人耳何栗李若水則猶之墜阱也  
我明初興尊賢禮士治藍胡之黨不及名賢迨於靖難慷慨致  
身者百二十餘人所株連芟夷無算至於土木而衰矣故水火  
日月一盈一竭精神所託或滿或滅前後羸縮可屈指舉也獨  
是啓禎之際諸賢奮發手搗霜雪與雷電爭烈雖有逆璫煽焰  
不鉢之於前黨禁株連不錯之於後計自天啓蒙難隕身者十  
有七人曰高攀龍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李應昇  
周起元萬燝周順昌周朝瑞繆昌期袁化中夏之令周宗建顧  
大章劉鐸及崇禎甲申之禍致命遂志者十有九人曰范景文  
倪元璐李邦華施邦曜王家彥孟兆祥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

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成德許直金鉉孟章  
明其遺逸遐方陷於秦晉及綏鼓死職櫻城謝關者別爲幽閨  
不在二班蓋自漢宋以來仗義死節之臣未有盛於我朝者也  
嗚呼學術不明道誼爲事功所亂鍾荀之鍼李杜榮翰之砭機  
雲康樂寄咏於房連黃冠麥詞於顧問不曰事猶可爲則曰思  
得一當是以徘徊瞻眺失之一瞬而千古莫贖是猶臨泛濫而  
繫匏睹燎原而祀竈多見其迂愚諒下於溝瀆矣夫當管夷吾  
之時天下無王主惟所適魯莒分馳先入者上春秋雖以子與  
糾不得不以霸與桓旣以霸與桓不得不以仁與管如使天下  
一君生民共主而夷猶於刁牙之間轉側於魯莒之下則仲尼  
必以爲不臣季路可正其彈射矣故仁之所生人者殺之愈以  
生水火之生人者生之或以殺人不見不生之生不死之殺則



其疑死之不生惡殺之必死輾轉以避焚溺而卒不免者比比也虞部陳公來權南關適當甲申時遂捐資買地西湖之上得六一泉舊址背距孤山面臨鳳凰營構上下爲十六棟層樓九楹湖水滌之以祀兩朝殉難諸先生子至湖山覽和靖之遺蹟因得與虞部商畧上下慨然嘆曰死而可樂則吾將先往遽氏之言夫豈謂此乎虞部又將南關所汰小稅置爲祠租使歲時伏臘得尸祝其下因爲迎送神之曲詞曰雷鼓闐兮龍在野雲離披兮龍血下龍上天兮星無光椒糈兮蘭不芳靈之集兮四國鴻八蹄兮麟九翼凌滄澥兮拍白日蹙徂征兮何不得息歸休兮此堂水周兮中央寒鷄殖兮蒲菖羅百珍兮瓊漿駮素虬兮駢文鴛絕靈車兮繫靈馬執靈祛兮淚盈把珮珞兮灑灑晝不足兮空宵夜雕舟兮鏤筵新夫君兮王正年靈叅差兮無

後先澹眉鬚兮馭青天靈何爲兮中悄悄賜進士第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禮部尚書黃道周撰

崇禎初劉念臺先生欲建五賢祠於湖上先忠端公魏忠節公爲主魏子敬附之其二人則高忠憲公周忠毅公以忠憲講學湖上忠毅曾令仁和也傳鹽院宗龍及撫按各有捐助而以杭州諸生董其役諸生某以此事爲奇貨遂刻公呈上梁文以爲呈身之贊義在南中其人亦見過與之往還張天如謂義曰亦知今日董五賢祠役者卽昔日之董逆奄祠役者乎義乃絕之祠旣不成而捐助之金亦不可問矣常熟陳梅臣慨然謂湖上不可虛此勝事會甲申之變遂合與難諸公而祀之卜地於六一泉名兩朝忠烈祠請石齋黃公爲碑文亡何南都不守無識之徒以死明事爲諱遷兩朝之三十



六神位於閣上而以中堂頓放浮屠像設改名廣化寺其閣上又雜寘漢唐宋牌位於其中以飾說非爲明一代而作也既已可笑而杭人又視爲公共香火不論某甲夫已氏輒作主而人之與郡邑之鄉賢祠無以異可歎哉雖然諸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其神不滯於一隅就以此一隅六一泉論之自坡公之銘而見歐陽文忠公之畫像自石齋之碑而見三十六公之神位香燈千古不滅豈瑣瑣餘子所得渾哉

白安先生像贊

金玉精神鳳麟儀止峩冠絳袍觸邪則厲凜正色於蘭臺抗直聲而如矢及夫一死與日月爭光允矣不媿男子而惜公者猶存乎少視奉公八年以往之音容儼然皁髮自擬初試虞廷讓九官而作士噫嘻曷齋公志以爾乎茫茫千載伊誰後死

按先生像

傳自官司理時距蒙難之日八年矣故云

御史大夫山陰友弟劉宗周頓首拜撰

疏叙

夫層垣識洞寢石誠沒故市竭呼而非謂俳極啼而不哀何則智不燭機則意南無致飛之則道存謝貴則宐下有不登之音故使薛廣鏡曉人之情則氣凌平仲谷永無懷邪之意則詞敵長沙夫篤時者夏迷遊光者春咽驚飈者秋默憐者寒號是以多舌無誅側想襖童之世列腰齊墮疏觀曲女之誠斯亦悟士氣之所歸知嘉名之有敗也若乃晶襟凝鑑藥口羞瓶則鳳噓尚崇楊其節足奮乃虎爭殿重剔彼夔睢法異互翰詹炎竝伏漢相之一言起寐唐臣之十漸危明有足貴矣測諫者之所存亦何能之不蓋以議埒史則領其三長以權準相亦綜於五視故可以汗青竹而爲光餽黃鉉而不覆也屬以高閭授斧函



黃公正氣錄  
關歧靈發七十諫書之函飛五千道德之氣欲使賈言失至陸  
語隳新夫苟讀周書宜削陳羣之草而忽傳洛紙可知汪尉之  
名爾乙丑春王正月園客倪元璐

詩叙

黃白安先生詩集凡二卷予既卒讀之嘆曰嗟乎凡音之生豈  
不係乎人哉昔者詩始於三百首自關雎訖於殷武其自后王  
君公以逮鄙夫細婦莫不包含風雅何其盛也然以一言蔽之  
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夫爲臣子而不能事其君父吾何貴其  
言云爾哉三代而降詩莫盛於唐唐之詩無過少陵吾嘗取其  
言讀之至於瑣尾流離驅馳窮餓而不忘君國之難纏綿激湍  
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至今讀其詩慨然見其爲人其他啾發之  
音情不赴節雖攢唇激齒聲音以諧考其情辭論者寡取先生

當熹廟時以抗節直道爲逆璫諸奸所嫉於時鉤黨之獄日不  
暇給喬固膺滂桎欽相累先生嘗抗疏擊之與吾鄉周忠介同  
詔被逮掠死於獄當世之士識與不識莫不傷之今觀其集中  
所載若獄中被害日作及送萬元白謁武穆祠等篇慷慨孤直  
激而不傷與太史之稱小雅者何異每一誦之未嘗不流涕灼  
悼感慨欲奮也夫士習處燕樂自命甚適相與流連賦詩高議  
天下莫能逮也然而卒與禍櫻大節立見本末居然可覩矣若  
先生之孤忠篤情至死彌諒雖古之屈平何以加焉吾願世之  
覽者諷其詩而有以得乎其人庶幾哉於興之旨或有合矣若  
夫攬其山川拾其香草詩人之流亦有然者烏足重先生哉烏  
足重先生哉後學楊廷樞頓首撰

逝哀賦

爲丙寅七君子而作也

劉宗周



夫何忽忽徒倚窘余生於茲世兮心悵悵行以何之既上薄霄  
漢以無朕兮復下夷玄溟以霏微中央亦有寥廓之鄉兮挾渾  
敦而溷濁乎寰維乘一氣之恍惚塊坳兮蕩三極以軋茁叅差  
躡崑崙萬里於足下兮距咫尺而不見雲韜美人既驕蹇以日  
遠兮又無三足鳥爲之申辭懷余心耿耿以莫訴兮忽搖曳而  
反顧以悲孰是畏壘之重仍兮結氛霧而愴予飛朝托大鵬之  
逍遙兮夕乃不離乎鷄峙紛紛糾糾罹茲羈勒兮雖有矯翮將安  
施暫流滯以無爾勞兮日飲啄而不能肥鳶鳧方利予之廉以  
讓啄兮蚊蚋又腥予股以相侮鵙與鴟鷂既笑予之鍛羽兮猿  
狙動噉噉繞余以山暮虎磨牙伺攻余外兮余又引尸讒以中  
蠹耳悠悠其蠅薨兮日恍恍其花替腸一日而九迴兮魂飄飄  
而魄腐聽流亡之溘以無日兮巫咸猶告余以未果進不得翱

翔於天衢兮退欲返舊都而無所徘徊弭余節於岐路兮問同  
心之零落而坎圻茫茫上下縱求索兮歷選江臯以寄傲幽人  
既遙不可接兮將倩靈均爲余介紹猗與楚澤之蘭九畹兮擅  
宵窠而領秀薰芳佳名珍國香以自闕兮擬一出而敷與都梁  
乃寄操於尼山兮悵望明王孕靈光於六籍兮不薦用於巖廊  
胡瓊英一朝隕籜兮陳根委道路以先亡亦有別族稱蕙圃兮  
借棠陰而繁蓋垂垂亮蛾眉之嫉妬無幾兮雖代蘇忍與同歸  
迨朱明啓候於君子兮茁菑發泥淖而不汙邀炎帝於南浦邀  
遊兮濯秋水而昭明矚忽金風白露相凌厲兮士女爭把蔓以  
載塗東籬采叢菊有黃華兮曰空蔭縈欄以蘊藉拒繁霜之漸  
以憔悴兮終不逐韶華於九陌維木有蘭茵有桂兮擢霜標而  
丁運玄武著蹇產芴芴之貞則兮下夷歲蕤之宿楚胡歲寒不



能改操兮樵豎又相尋於斤斧貫薜荔之蜿蜒鱗甲兮身際青  
 雲而得所胡蘭燒而桂燼兮殃亦分於池火寥寥作者幾何指  
 兮上應斗杓而臚星粲盡東南以稱隽淑兮俯視竹林之散誕  
 一君子倡而君子和兮相與表德隣之無間若留夷揭車與杜  
 芷兮亦後先茅茹以瓜蔓喧羣英之零落無餘兮令人愾九原  
 而寤嘆芬蕭蕭其疎遠兮會不若桃李之盈爛也復落落以自  
 可兮眇喬松之出霄漢也吸沆瀣之精以自漱兮然太乙之藜  
 以含章高耀金莖於絳闕兮下不晦玉樹於華堂共和德以風  
 清皇路兮不悟競指以為朋薰與猶既不同器而處兮狐兔又  
 肆其陸梁羨榮華之不久兮春與秋忽時謝其炎涼忍當門之  
 艸薶兮且聚族而夷之還望氣以為不祥兮潛其宮而變置之  
 浮雲翳而白日淪蒼天沉而積水竭何大塊之磅礴無窮兮奄

焉隨衆芳而銷歇豈人間別有昊天兮乃獨栽荆棘以遺孽荆  
 棘既不裁而自繁兮况利有狐兔以為穴善萬物之平分一氣  
 兮爾蘭獨向隅而悲啜吁嗟爾蘭兮曷不為黃虞之屈軼兮生  
 當階庭而指佞彼佞人之翕翕訛訛兮尚亦恃鑒襄於高聽吁  
 嗟爾蘭兮曷不為傅岩之鼎梅兮和鹹苦辛甘以相濟信庖人  
 之善割兮寡君實恭默以操七吁嗟爾蘭兮曷不為姬旦之嘉  
 禾兮遭流言而違遜碩終感悟於風雷兮發金滕之誓策吁嗟  
 爾蘭兮曷不為商山之芝兮長採仙人以療饑生不逢唐與虞  
 禪兮肯隨炎鼎以朶頤吁嗟爾蘭兮曷不為魏紫與姚黃兮競  
 賞榮華於金谷噲白璧之難完兮何似容容而多福蘭兮蘭兮  
 莫已知兮時與命不同兮志與義相違荷皇虞之不作兮何世  
 俗之問也寧誓死其靡他兮終不忍被此汶汶也復周旋而不



舍兮非敢爲丘佞也秉貞志以殉所天兮將以得性命之正也  
哀此下民之淫僻兮江河恃一簣以爲堙天柱坼而地維裂兮  
亟奠吾君於震驚幸持世模以一死兮敢同斷梗與孤萍汗青  
表俠骨以長馨兮還恤余苦載之餘生嘆風塵一日相遺落兮  
遙望君鞭弭以於征非徒襲爾之嘉佩兮又執余之手以要盟  
昔旣與爾有成言兮敢中道而步更魂迢迢遙遙以長逝兮氣  
塊壘勃鬱以難平忽回首其望帝京兮起邀同心而涕零狂瀾  
日澎湃以東決兮勢蕩蕩岌乎滔天叩昔日九闈其逾遙兮美  
人愈杳渺而不可憑矧虎豹之當關擬談兮空糜纍骨於齧斷  
終延佇而不能舍兮又孰知余之矻岬余將割余丹以爲莛藁  
兮洒余血以醞絮假宵寐以通神明兮直跨紫宮而飛駐叩上  
帝之靈如響兮俾啓迷塗於去住玄黃何以奠兮縑素何以

殊途寒暑何以貞勝兮閨位何以乘餘妖后有時而稱制兮中  
夏何以帝堯嘆人生之多艱兮百年亦何哲而何愚蘭茝何  
以不芬兮吾將珍椒楸而幃之菌桂何以不揚兮吾將倚豫章  
而危之曰大道混淪兮元氣呼吸盈虛晝夜兮剛柔淑慝不有  
貞沍兮元於何息造化幹旋兮人事叵測彼蠢蠢者生兮孰立  
爾極感治亂之循環兮斯人攸責龍以亢而悔兮返於潛而復  
浴赤日於虞淵兮光騰騰而雷燭文拘羸而作易兮箕祥狂而  
演疇惠夷猶於三黜兮孔微服而周流斯前聖之遙軌兮企餘  
生以勉修璠璣以礪而加潤兮良金以鍊而益精幸子之無惰  
爾日月兮又何恤營營之青蠅曠然與造物爲徒兮何去何往  
以櫻寧庶幾乘流而委命兮寢方寸一朝之死生蘭逾秀而菊  
逾芳兮四時闢玄圃之長青佩踟躕雀錯以左右兮神旖旎綽



約而雲凌迥佳人之絕世獨立兮復睠然而翹首良朋亂曰高山摧頽流水咽兮朱絃一唱鍾期訣兮杜門掃軌交遊絕兮死生自愛道義割兮將子無棄椒漿設兮仰籲上帝冤不可洩兮後死何俟不我閱兮所可閱兮捫朕舌兮

謝寧國諸公祀先忠端公於名宦祠書

孤子黃宗義再拜伏承名宦錄見寄謂先公神位與晉桓簡公宋文信公同龕以其忠義一也嗚呼非諸先生慕義強仁亦何以有此乎雖然三公忠義同宦寧國又同沒而祀於名宦又同此貴鄉之佳話諸先生之所知也諸先生庸有未盡知者凡先公之同於信國者不僅此也信國三十四歲知寧國先公亦三十四歲理寧國一也信國丙辰科及第先公亦丙辰登第二也信國四十三歲被執先公亦四十三歲被逮三也信國書絕命

詞於衣帶先公亦書絕命詞於衣帶四也四者事非偶然諒諸先生之所欲知者故敢以聞

崇禎十一年九月

弔黃白安侍御

劉宗周

嶮嶂出江汀江流去不平千秋知己哭一夕送君行骨與冰霜競魂隨雨露清空遺明主恨破柱有平稜

哭門生黃白安侍御時緹騎爲蘇民逐散白安自投獄掠

死獄中

鄒維璉 匪石

立朝官侍御矢志效忠靖豸冠取觸邪白簡期誅佞豈意黨禍生無端落深穿傷心哉羣梟競將孤鳳摧傷心哉騶虞橫被豺狼災可憐孟博自投獄萬里送死情可哀道傍見者心慄傷三光何遂混茫茫每思聖度大如天天心豈誓小臣狂羅鉗結網似蝮蝎倚恃冰山蔽日月一旦天清皎日出冰山有時會消滅



傷心哉夏侯色兮稽康琴子兼有兮人共欽李杜千秋名堪配  
逢于地下欣相對

西北數間爲黃白安李仲達周蓼洲諸公畢命之處

黃道周

近事十餘載懲心二百年血光縈日暈精繡澹龍泉已盡排山  
力重開砥柱天香風猶未沫過此數泫然  
昭代多君子清流此再清豈關門戶事動使鬼神驚  
遊命扶中葉同游璨九京傳看芝艸蹟鍾鼎羽毛輕  
撐持非隻手獨往恨無隣後死耽千歲當時作七人畫圖間巷  
有香火夢魂親不識精靈路能通漳水濱  
蘭纒焚已盡野火又揚灰古道存無怨人間自可哀青天鐫骨  
肉烈祖鍊風雷抑鬱當年願栖遲今乃來

悼黃白安師叅逆璫下獄

門人朱天麟

忠字忠臣豈欲居只慚白晝叛詩書隼墉霧暗焚香艸獬角風  
清瘠骨渠鉗鐵泪幽惟月照河山氣咽向天歎半生知遇千年  
憤期取丹心銘古墟

同馮留仙鄴仙玄度劉瑞當萬履安至姚江謁黃忠端公

祠

甬東後學陸符

文虎

蹈漲赴前期慷慨薄衝濤晚江風作威扶雨勢若塵驚泊哨浪  
中力命爭一篙平明避下風越江依岸高逆旅有壺漿眠食在  
汗潦移牀避潮生仰屋愁狂飈魚鼈乃與居衣裳生蟻螬江意  
莽吞天波情絕容刀如何竟夕程淹此三宿勞崎嶇問天風勿  
復存牢騷

牢騷存楚客招魂慰忠鯁大江助意氣當亦念延頸似容孽蛟



惡故使盲風逞於越無志士斯人竟龜鼃念此一卮酬足令薄  
夫憬將無洪濤勢一若胥怒騁往以青蠅弔今作素車影吾黨  
得提挈二人足項領百年生易每一死志容耿風波自古險前  
修以爲景

御史贈太僕寺卿黃公白安李公仲達 周 鑣 仲馭

當萬元白先生杖斃時無不噤齒莫敢發聲而兩先生疏  
救先後以從嗚呼如萬先生者旣已遠矣然而兩先生爲  
益難已曹欽程希璫意奪兩先生職尋下獄死夫兩先生  
死且久矣而欽程至今擁視息保首領豈其左議之儔敢  
惜欽程大辟爲誣也嗟乎欽程爲誣兩先生之死其將不  
誣也哉悲夫予感憤賦此旣痛仇人未戮無以報兩先生  
九原又使議者知所惧焉若夫屢疏擊奸同於楊魏則其

著者矣

吾愛范叔寒入秦號張祿吾愛王稽仁駟車上函谷道逢穰侯  
來潛向車中伏丈夫仇未報此身寧忍辱一朝相秦王六國方  
爲肉須賈飲馬槽魏齊頭已戮數爾平生心今日可云足退哉  
成往事使人長歎哭騶虞飽豺狼貞肝殃九族惟有鷹鷂羽耽  
耽猶下矚壁間齷齪聲加以蛇與蝮歛歛懷古今忠禍奸爲福  
已矣勿復陳洒洒荒山曲仇人雖尚存歌此慰幽躅

予不識御史然往在塞上頗憶御史論邊事璫禍起御史  
以織璫死嗚呼殺御史者次第以御史殺矣御史死爲公

忠而後死竟何如 二十五忠詩 孫承宗 愷陽

封事傳三表千年憂國心生來饒勁骨身許比南金世自矜功  
狗君方嘆陸沉如飴歸視死那忍友芳林



黃忠端公小像



孫男百學百拜敬摹

黃忠端公小像  
高陽始終信任大帥馬世龍言世龍之不可信任者獨先公  
與劉忠端公兩人耳故先公東事疏頗不為高陽所喜乃高  
陽未嘗不引為益友公忠不和之節於此見之



國



聖